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 何申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何 申

卷

重点作家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这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融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 目 录

富起来的于四 .....	( 1 )
热河大兵 .....	(48)
穷县 .....	(94)
穷乡 .....	(139)



## 富起来的于四

六年前的冬天，我在柴禾沟村当工作队队长。一天早上，我听门外有脚步声，就开门看。门刚开，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帖子带着风戳进来，村民于四双手捧着说：“有请队长何同志，参加我的婚礼。”我认识于四，他都四十好几了，大儿子都该娶媳妇了。我就问你不是有媳妇吗。他忙更正说是娶儿媳妇，想请队长去帮着陪新亲。我说陪新亲还弄这么大个红帖子干啥。于四说这不是显得隆重吗。对此，我感到挺为难，因为，上级要求工作队不许喝酒，喝了就犯纪律。于四眨眨小眼睛说：“政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啥叫先富起来？就是顿顿有酒喝嘛！我们都喝起来，再把儿媳妇娶到家，你们的任务不就圆满完成啦！”

于四这家伙爱说个顺口溜啥的，在这村里也算是有能耐的人。他把过去往沟外卖的笨柴破成板条，再卖给城里人钉水果箱子，还把一些粗木棒做成铁锨柄拖布杆啥的，这么一加工，就多挣了些钱。旁的村民比他就差得远啦。柴禾沟这地方僻远，山大，除了出柴禾，还出患地方病的二傻子，往路边一站，大嘴一咧，免费微笑，笑得人浑身起疙瘩。我在这样的村开展工作，不争取像于四这样的人，还争取谁。所以，尽管喝酒犯说，我还是冒着风险，去于四家参加婚礼。于四当时乐得屁颠似的，说工作队队长帮我陪新亲，我的面儿重好几千



斤。我说你别夸大其辞，他说这是真的。

到了地方我才知道他为啥这么看重我。原来他这个大儿子不大精明，有点“二”，但还不算太傻，太傻乡里就不给开结婚证了。于四有三个孩子，老大叫柱头，二的是闺女，叫春头，三儿是小子，叫锁头。就因为柱头有点不精明，说媳妇就费了点劲，新娘子是后沟老罗家的闺女，叫罗秀子，名不赖，人长得也不赖，就是耳朵有点背，说话还不大清楚，舌头大，如果不说话光站着，挺好的一个人。这要是在前些年，瘸驴搭旧口袋，双方将就点，也就行啦，偏偏这一阵子老罗家日子也好起来了，怎么看怎么觉得把姑娘嫁给柱头有点亏；于四呢，手里有俩钱，正应着那句老话，穷汉子乍富，摇头腆肚。总想摆出点富人的样子，就和老罗家较劲，财礼钱呀衣服钱呀首饰钱呀改口钱呀见面钱呀，都加着倍给。另外，就想要在婚礼的场面上震对方一下，所以，除了婚礼排场往大了折腾，就琢磨请几个领导来助阵，村支书村主任自然在内，后来想起工作队管着支书和主任，就又来请我。

于四家是新盖的瓦房，六间，三间一个院，东院他住，西院给柱头，俩院之间有门通着。我到那儿，已经两院子人了，屋里屋外热气腾腾，真有那么股子大操大办的架势。我小声对于四说还是勤俭办喜事好，于四说都勤俭好几辈子了，也没见好到哪去，我这回就豁出来闹一回，没准还能把好运气留在这儿。

于四的媳妇大名叫罗啥，也是后沟老罗家的姑奶子，现在里外都叫她锁头他娘或于四家里的。她人挺能干，屋里屋外炕上炕下，那是好手，就是相貌上差点，塌鼻梁子。有人会说你是不是瞎编，咋又是





不精明的柱头、舌头大的罗秀子，还有塌鼻子的锁头他娘。这您就不了解实情啦，在柴禾沟那样的地方，像于四这一家人的状态就算是上等的了。走路俩胳膊知道甩，拉屎两条腿蹲得下，吃饭俩鼻眼会喘气儿，您就知足吧。要不，后几年怎么就出了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往山沟里送这送那呢，那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承认还有落后贫困的地方，有需要救助的人。

话说回来，于四为儿子办喜事，是不惜破费，何况他手里确有俩钱儿，也花得起。他就想要个好名声，要个好面子。他请人选的那天是个好日子，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明明是腊月天，人站在当院不觉得冷。按这山里的习惯，新娘子摸黑出娘家，一大早就接到婆家来。从后沟到柴禾沟这一段路，坐的是拖拉机，从村口到于四家，换坐花轿，锁呐哇哇吹，吹得喜鹊老鸱可村头子飞。这都是于四的主意。于四说要办得隆重，就得多费几道手，就像吃饺子吃面，又是揉又是擀，面的筋骨就出来了。娶媳妇若是两个人胳膊一拷就进屋，门一关就上炕，那还有啥意思啦，那是过去穷的时候办不起才那么办，现在不是办得起吗，就得往复杂里办。帮着张罗的人说那好办呀，办花会有轿，绑结实了，咱往家抬，剩下老人讲的拉弓射箭迈马鞍子绕火盆，您就瞧好吧。于四说好极啦，你就给我张罗吧。这么一张罗，热闹可就大了，连旁的村的人都来看稀罕。

柱头那天是西服领带，领带也不好好在粗脖子上呆着，一会就像个绳套套在脖子上。他手里拿着村剧团的一把弓，大嘴呵呵张着对着花轿笑。罗秀子身着红装，头上蒙着红盖头，叫人搀着下了轿。我一看怪不安的，跟村支书说这么弄有点过了吧，村支书就拽于四的衣



襟，说要是有人反映上去可咋办。于四也是明白人，转头说是闹大了点，反正一小会儿的事。我一听也就忍了，还帮他们解释，说射这箭不是射新娘子身上的邪气，这是古希腊传说中的爱情之箭。

我这话才说完，满院子人都喊起来，原来忙乱中忘了嘱咐柱头，拉弓射箭是让你摆个样子，拉三下空弓就行了。这柱头实诚，让干啥就干啥，顺手摸过来一根高粱细杆，架弓上说等着，嗖地就给射过去了，没射着罗秀子，却把送亲的她舅给射着了。好悬呀！离眼珠子差两分，眉头上血哗地淌下来。这一下子就乱了，罗家送亲的哪能干呀，拉着新娘子就往回走，罗秀子的盖头也掉了，瞪着眼珠子呜噜呜噜也不知道说啥。

于四当时汗就下来了，窜到大门口拦住，说哪有新娘子不拜花堂就出大门的。罗秀子的娘家人说你们射伤了新娘子她舅，这个亲不能成了，你们要想结亲，就重新再办一回吧。锁头他娘嗷嗷叫着说那可就坑人啦，那么着就还得下聘礼给财礼钱，我们折腾不起呀！

我和村里干部见此情景，只好上前帮忙，好说呆说让人送罗秀子她舅去医院，旁人留下接着办喜事。于四在村里人缘不错，大家也挺给他面子，嚷嚷一阵，就把刚才的事撇到一边，又乐乐呵呵地吹锁呐放鞭炮往屋里迎新娘子。下一个项目是迈马鞍子，罗秀子没费事，挺长的腿一下就迈过去。再往下是一溜三个火盆，都是柴片子浇柴油点着的，半人来高的火苗子，着得腾腾的。过去有一段相声说新娘子跳火盆给燎了，其实到真格的时候不大可能，因为按这里的做法是绕火盆，新娘子在三个火盆之间绕一个S弯，就算过去了，未来的小日子也就热火腾腾了。何况，还有人领着新娘子，新娘子再紧张，也不会



往火上跳。该着这天出事，陪罗秀子的这位伴娘怕炮，炮一响她就来尿，面对着这三盆火，她不怵，但叮当山响的炮，崩得她受不了，挤出人群就往墙根跑。剩下罗秀子一个人，她就朝前看，于四媳妇着急，恨不得新娘子一步跨进屋，她就喊：“秀子，绕！”

罗秀子挺水灵的大眼一眨，问：“跳？”


众人：“绕！”

秀子：“跳！”

这都是转眼之间的事。罗秀子耳朵背，心里又紧张，一抬腿就往火盆上迈，你想那能迈过去吗，呼啦一下就把裤裆给燎着了。旁边的人看不好，上前把她拽一旁，抄起灶上捞饭的笊篱叭叭拍一顿，火星子倒是没了，裤裆拍得精湿。那位往墙根跑的也裤裆湿着跑回来。好在人多场面乱，一乱遮百丑，俩人拖着两条湿棉裤进了正屋，拜天地，入洞房……

事后，就因为于四大操大办婚礼，还搞封建迷信，我被上级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我开始还解释，说富裕起来的农民，心里欢喜，有些做法有点过分，还是可以理解的。领导说坚决不能理解，富裕起来的农民，应该把精力放在捐资助教捐资修路上。我自愧水平低，回到村里想发动于四捐钱修小学校的房子，好掩饰一下前面的过失。让村主任去找于四，村主任说于四去城里签协议去啦，他要办一个规模较大的木板加工厂。

照理说我们应该很好地帮助于四办厂，但那一期工作队重点抓思想教育，又是刷大标语，又是开座谈会，防止和平演变。于四把协议签回来，同时也就带回对方投入的资金，他美滋滋，小瘪肚子一个劲



想往高里腆。我把他叫到村委会，说于四你再有钱，也不能瞎折腾啦，这么做不合时宜。

于四说：“让您为我挨批评，怪对不起您的。不过，因祸得福，我现在的运气，都是给柱头办喜事办出来的。”

我说：“拉倒吧，两条湿棉裤，还嫌不丢人呀！”

于四说：“妙就妙在这两条湿棉裤上，我找人算啦，两条棉裤从一进屋到喝完喜酒老‘湿’着，那就是来了两位‘老师’，老师现在光彩。而且，我家人这阵子净头晕发昏，是燥气太盛，有两条湿棉裤给湿润着，就合适了。”

气得我哭笑不得。后来，我一琢磨我犯不上跟他生气，我也要离开这村了，就说：“过去都是穷折腾，你现在富了，别瞎折腾。”

于四说：“要想富，还得折腾，一停下来人就打蔫，货就收摊。”

我说：“算我求你啦，在我没离开这村的这几天里，你安生点，别给我添麻烦。”

于四说：“哎哟，你说晚啦，算卦的说我要想办好这木板厂，就得让我家大门朝着河开，要不然，犯火神，着火。我刚才把门扒了，有一个坐车的人停下来问是咋回事，我就跟他说啦……”

我问：“那人是谁？”

于四说：“说是验收你们工作的领导。”

我让他给气糊涂啦。

过了几天，那位领导真的带人来验收了，我汇报了情况，人家问既然群众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为什么还有人相信算卦的扒大门呀。我连忙检讨说是我的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不扎实。这时，于四拿着



个大红信封进来，说我要捐资助教，这是五千元钱。六年前五千块钱是个钱呢！各级领导到处找这种典型。所以，那位领导很高兴地跟于四握手，请他坐下抽烟喝茶。于四说这完全是工作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重扒大门心明眼亮了。领导一下子认出来，谨慎地问：“你不是听了算卦的才扒门吗？”

于四说：“我那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思想进步，才扯那么个谎。”

领导说：“那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于四从兜里掏出本地图册，打开说：“领导您看看，原先我思想跟不上，原因在哪儿？”

我们都愣了：“在哪儿？”

于四说：“在我家大门的方向上。我家虽然是正房，但门朝着公路开。公路在东面，‘文革’时认为这是开对啦。现在看开差啦，你们瞅瞅东面和谁扯一块去啦？美国呀！再绕到那头就是苏联！这还了得，我不能跟他们连成一片。”

领导皱起眉头还真仔细看地图，说：“纬度倒是在一起，问题是远了点吧。”

于四说：“噢，远点没事？那我这五千块钱就甭捐啦……”

村支书跳起来喊：“不远不远，这也就是一指头多长嘛！”

领导也只好说：“你这个朴素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值得表扬。”

于四为使我不为难，掏了五千块钱，我心里挺不安。工作队离村时，我去看他，话里也就带出来。于四正在木板加工厂里指挥着人垒两个小庙，我说这是啥庙，他说一个管天晴，一个管下雨，破板子时就出太阳，着火了就下雨。我哭笑不得说你还想掏五千块钱咋着。他



说还得掏好几万呢，给村里修路，当然，拉板子也方便。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是说将来有什么事到城里找我。这实在是句客套话。于四说到时候找你可别烦我。我当时以为他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

像我这样工作在“地区”的干部，下乡是常事。按照前些年的行政建制，地区的工作重点是各县农村，市这一块和地区平级，不归地区管。我参加工作就在地区，人虽然生活在市里，但除了在机关，一开展工作，就到县里到乡下。我又学着写小说，到下面就要找人聊聊，也算是认识些人，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很少有人来找我。我从柴禾沟回来，以为那一页生活也就翻过去了，于四将来或许能在我的作品里，闪一下他的影子，当然，还不能用真名，以防止出麻烦。

大概是在转过年的春天，我已经调到报社工作。有一天天气突然热起来，街上人乱穿衣，岁数大的还穿毛衣，女孩子们穿裙子。我正在办公室看稿，门卫打电话说您的一位老朋友从乡下来看您，我刚要问从哪来姓什么叫什么，电话里就换了人了，高声问听得出我是谁吗。说心里话，我特怕这一手，一天接好几十电话，啥事都有，脑袋乱成一锅粥，突然有一位几年没联系，甚至好几十年前的同学张嘴就问听得出他是谁吗，那实在是严厉的考试。你若说听不出来，也不合适，一般张嘴就问听得出我是谁吗这话的人，多半是当初有过较长时间交往的人，你说你听不出来，就好像看不起人家似的。我对这种情况慢慢地也有了经验，就说让我想想，哎哟，这电话里声音不太清楚呀。往往对方就自报了姓名。这天我这些话还没用，电话里那人就



说：“我是柴禾沟的于四呀！你嫂子侄子侄女都来看你啦！”

我赶紧迎出来。门卫还以为是我的哪门亲戚，颠颠地送到楼里。一见面吓了我一跳，于四两口子，柱头和罗秀子，春头锁头，六口人，男的皮夹克，女的大绒袄，背着抱着提着毛毯暖水瓶床罩布料子等等，个个满头是汗。于四胖了，头发有点稀，才一年多没见面，他见老了。

坐到会客室里，我要给他们沏茶，于四说厕所在哪儿，我指给他们，六口人争先恐后的就奔过去，见到水龙头，几个人就争起来，柱子埋下头不抬起来，罗秀子说你饮驴呢！咋也得让旁人喝口，你爹的嗓子都骡子声啦。于四说别一下喝呛了炸了肺，让你娘喝几口吧，她靠嘴出气儿，嗓子拉风箱啦。

我赶忙跑过去，说有茶水。于四说啥水也没这凉水痛快，这个城里，又没处喝水，又没处撒尿，真能把活人急死。楼里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于四还挺客气，说打扰各位啦。我忙让众人回去，又指明男女厕所的门，但于四媳妇还是跟着于四进了男厕所，把一个在厕所里的男记者吓得嗷嗷叫着窜出来，直喊：“你们上访找群工部，怎么跑这来啦！”幸亏我过去，那记者才拉倒。

总算又回到会议室坐下，我说快把外衣脱了凉快凉快。于四媳妇说是啊，都怨于四非让穿这么厚，差点热糊涂了。我说于四你也是，干啥让人家穿这些。于四苦笑道：“我怕穿赖了让城里人笑话，卖东西的也宰我们。”我说：“你穿成这样，人家宰得更准。”于四把皮夹克扔到一边，把鞋也脱了，盘腿坐在沙发上，恢复了常态说：“宰一刀两刀，咱还受得了，城里人现在也怪不容易的，听说有发不出工资



的啦？”

我怎么说好呢，那时发不出工资的还很少，大家都很忌讳谈这种事。我摇摇头，说有也是极个别的。然后我笑笑说：“咋着，你发大财啦？要做大贡献？”

于四笑道：“大财轮不到咱头上，要说发个小财嘛，倒是真的，不瞒您说呀这一年多，我折腾得不善，挣了些钱，这回来市里呢，主要是给春头买嫁妆，她要结婚了。”

我忙给他们道喜，但和春头面对面时，我发现她沉着脸，一点笑模样也没有。我就觉出事情不妙，看来是这姑娘不大愿意。我赶紧扭过脸说别的，不承想于四指着春头说你这丫头别不知好歹，爹给你说这门亲事，完全是为你好。春头看来也不在乎我在跟前，说我看是为你好，他家卖木头，你好破板子，你还不如把我嫁给做棺材的呢，你那板子更好卖了。于四噉地一声从沙发上跳起来，说：“反了你的啦！我供你吃供你穿，又拿这么多钱给你买嫁妆，你问问你妈，她嫁给我时，不就带一件夹袄过来吗？你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你还想干啥！”

春头说：“我不想嫁到大沟里去！我宁愿一个子儿不要，我也要到城里去。”

于四说：“你以为城里馒头不要钱呀！”

春头说：“我自己能挣！我挣不来馒头我挣窝头，挣不来窝头我挣稀粥！”

于四说：“你想气死我咋着！”

我赶紧劝解，说有话慢慢说，不要动气，并把于四领到我的办公室，把他和春头隔离开。我说老于啊，这都啥年代啦，你还搞包办婚





姻，有点不合适呀。于四瞅瞅我又瞅瞅关着的屋门，说这话您可不能当着春头的面讲，那么着我可就前功尽弃了。我点头说那当然，要不我咋叫你到这屋来。于四叹口气说：“嗨，您说那话在理，可我现在不是给卡在这坎儿上了吗！”

我问：“啥坎儿？”

于四说：“不瞒您说，我这二年不是顺当嘛！不是成了村里的首富嘛！结果，聘闺女就卡在坎上了。”

我问：“那是咋卡的？”

于四说：“明摆着嘛，门不当户不对呀！”

我不由地皱眉：“你这么着，可是有点多余啦，门当户对那是旧观念。”

于四说：“啥旧观念呀，咱村您知道，一个个死脑瓜，穷得叮当响，我不能把闺女送到他们那去吃苦。”

我笑道：“可别一成不变看问题，说不定哪天，人家就超过你。”

于四哈哈大笑道：“不是我夸口呀，在柴禾沟，能撵上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他的口气实在太大了，以至我不得不静下心来听听他这一年多究竟是怎样把家业干大发的。于四说他原来是卖木板，后来发现用他木板加工箱子的老板钱挣得太容易，就想方设法打听买箱子的人，打听着了之后，就把当中的老板给撤了，自己直接加工箱子，一下子就挣了钱。

我的脑子不知怎地忽地一动，问于四你把春头嫁到大沟里，是不是怕卖木头的人，把你给越过去。于四被我问得直发愣，眨眨眼睛说